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3 1956

1894/8392

佛祖歷代通載

十二之十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庚戌

高宗治改永徽

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

辛亥

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眾至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憫之教誦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接黃梅
五禪

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
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
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
汝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
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
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
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
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
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今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

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
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
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
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
弥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誡門人曰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未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
大醫禪師云

王子

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及

帝施智

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裝三藏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帝用七宮三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

癸丑

拜鑲像
天尊崩
壞

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詎厲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曰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漠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昔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會曰得師

惠寬信
相不異

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
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
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
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
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曰入其寺入水觀一
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
聖及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
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
寺諸多聞眾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甲寅

玄奘卷
天竺智
光書

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
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
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
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
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义阿遮利耶
願知及法長辭還奘荅長老智光書其略曰往年使
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
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
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

百部論
師受度

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
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
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
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
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隣邦亦俱遵奉
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
笈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頌信度河失經一馱今
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
是歲特旨度沙弥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
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姪右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裴

給
亥

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
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曰携之詣
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目
童子及基誦畢奘給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
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固
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輦色晚膳即從
出家不然寧伏劍死不為餓死奘愛其俊而許之遂
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
參譯經從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乙卯

立師上
書序呂
不謬論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曰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
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尚樂奉御呂才才深藝
之士也頗毀其文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
之秋七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其
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速旨義幽深等圓空
之寥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
迷說小草之曰緣處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
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曰辨彰其理者無乃
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
行潔瑋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

愜補
愜典

藏於曾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微於曩括扇遺範於
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
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曰明詮論難之自歸序
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
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眾師之說造曰明
圖釋宗曰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
鑿排眾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愜心媒銜公卿之前豈
誼問荅之側不慙顏厚靡勅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
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
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閭之不難蛛螫觀棘林之易羅

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毗耶及父德高恂恂
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
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
偁撤譯經大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濬答還述頌
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
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
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

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日於慈恩

前代譯
經及安
蓋准

寺齋僧五千直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曰問法
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
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
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典及姚高
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等授以至梁陳
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
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開如又大臣
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直道懷此二事
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
是月壬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六慈恩寺法

師立契新翻經論文義須精耳今左僕射于志寧更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履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為處今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契奉旨即率眾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空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

慈恩寺碑

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敷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幹演德音於庶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媽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遽而軋精掩月永載貝輝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屺以何追

媽 卷九
汭 我而

仲由興歎於千鍾虛丘致哀於三矢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荆斯金地却背邠郊燕千莊
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
而今鏡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
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煥
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踈
亭佩紫芳岩冬桂蜜戶釐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
鶴幡標迥糾練紫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
玉輕簷舒卷網壓面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
烟之翠鳴珮與宵鍾八韻和風共晨梵今音豈直香

鑿益
涉

齧田
聊初
董

積天宮士遜漸輪奐閱風仙關遙愧彫華而已
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
長松縛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漠騰今照古之智挺
自生知茹緼寐懷真之誠教乎齧齧孤標一代邁生遠
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求翳遂投迹異域
廣冷秘教垂杯雲漢之外振錫烟霞之表滔天巨海浸
驚浪而西羈游巨地巖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
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遊征月路影
對宵而斯智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集思窮妙境探

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
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徒
補已闕之文時睠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翠
於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
志雙林異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道遙六度
神游丹闕之前偃息四洲竟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
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
樹在移洎海以變乘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為幽谷於
是敬刻上貝石式旌真境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

易
去
聲

法師謝
御製碑
表文

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率徒詣闕奉表謝曰
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曰辭而見情
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
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
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
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
斯為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
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
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翔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
若乃天華款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

苞鶴樹內該八箴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
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芳儼瓊章而不朽
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空籠三界
者矣矣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曰抗表勸請制不許
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寶蓋香花梵儀扣
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
樂戲及十叔里侯王耆老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
遂迎之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
御製大慈恩寺碑道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

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
琮專視病又遣壯門使者伺氣候近報消息奘曰陳
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為改正
又求微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奘慮
疾病委頓求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
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為
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改正僧
道班法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今難神光滿宮
自庭燭天曰彌佛光王

即中宗也

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

子即聽出家至是焚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
寶制可

丁巳

二月幸洛陽詔焚陪駕五月焚舜還陳留改葬父母
勅有司給葬具

辨二教
先後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臣
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
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晚達真空忽一日歎
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
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

百鳥街
花之異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
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
見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
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
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
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
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惠門神通變化悉自
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

請示
心法

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
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
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
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
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
祖曰非心本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
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汝但随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璨大師頻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
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于雙峯師
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
四臘四十一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戊午

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本
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為道本於際耶際
本於道耶榮曰牙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為道本則
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
與道牙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牙相法也榮曰道

僧道
持論

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衰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聰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頤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遁遠而架往託慮神寤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果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

御札留
三藏

三藏進
誓奉謝

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幸戢來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奘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宗旨雅為房梁公所重目見奘而諫之曰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育舊崇

已未

復追僧
道論議

新則法師亦當返初復依新徑出家可乎笑悟而止
 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義
 法師神泰立九断知義道士李榮黃壽不知名義茫
 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義於是李
 榮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
 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
 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并沈叢雜混生則無
 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

契列思

斬居

梟堯堅

蝟貴干

糝忍九

厲之徒而殘賊斯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與夔
 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斬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
 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喜禽而更生
 梟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驎騮復生豺
 狼豪蝟乎以至草木等類美惡不同既混糝俱生不
 別善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
 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万物是
 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為
 地黃金為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衣為
 座惡業多者沙壤為地瓦礫為衢稗飯充飢麻衣蔽

穫郭黃
愕各送

體泥行兩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吾子
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何可憫榮愕然不知所對惠
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被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
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雜其名恐
有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社鼠
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
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
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
首曰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
而次序乖越及嚴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

挫于
卧

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
何則衆僧立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謹諭謬
語至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頤以陰名來難且陰以覆
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
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
蔭名見雜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
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遂浪
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光瀆天聰過在道士然佛法大
宗目錄為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目錄生耳如目見
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

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
 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從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嘉穀
 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
 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
 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生理乃至羽
 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
 智惠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
 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曰
 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
 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

彙千
 貴

宣曰師等曰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
 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
 是歲帝勅焚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
 冬十月二十三日經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朕
 以軍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
 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澗之類溟渤也
 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三教齊
 致者是
 是談耳

庚申

屈僧
 拜俗

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十五日下詔
 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請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
 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

威秀道
官等上
不拜表

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
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啓及上叙佛
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
文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
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
禮敬在家人四今律云佛令諸比丘相次禮拜不應
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
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是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离
并諸比丘是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是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及乾子經云若謗聲聞辟

此
書
紫

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
白朝宰君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
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
同軌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
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
之美者矣

秀法
師正
理論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
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丘禮
拜畧曰玄教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
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乘門割有生之戀

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舛物伏
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以行
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
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
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
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
議其事京邑沙門道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
不定有司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十
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閻立本等三百
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商確群議況研

宣律師
陳表

幽蹟然箕頴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
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曠更
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
日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表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
猶有抗礼豈惟臣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
智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
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之條從
茲泯定矣

辛酉

改龍翔

癸亥

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男
六五

改麟德武后專恣

華訖
力訖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
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造弥勒像十俱胝及
疾華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
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
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慈氏如來
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
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
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願左右曰朕失國寶矣

馥
伏音

澹
簡所

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札哀錄遺典勤恤喪事
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
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
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
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
佛世尊故事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澹東門弟子神泰
栖玄會隱惠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
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盖宗等將
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

道世表
非道
經真偽

三東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
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為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
佛經別號勝牟及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
用乾素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
辯真偽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
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
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教唱顯宗終乎此世
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
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闡自餘經制皆
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

道家
造諸經

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吳葛孝先造上清經晉世王
浮造化胡經又鮑靖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
四真步虛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周武
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隋輔
惠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
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摠將
道經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
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
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
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

葛陸地
道經數
目不同

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目
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今
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
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
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
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
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
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
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
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不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

願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誓
具如佛道論

丙寅

改乾封○尊老君為玄元皇帝○米斗五錢

丁卯

大教東被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棄
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徒
師也處胎弥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
文墨十五師日嚴願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
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
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願曰戒淨

願
倫於

天童
給侍

定明惠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馬識七年徙居終南
 紆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
 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礼觀聽法沙弥染心顧
 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
 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
 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借
 契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上首永徽元年復居
 紆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
 勒内宮十月三十日眾見空中幡華交列異香天樂
 天人同聲請師歸觀弥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

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

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万里金烏西沉佛日東舉稽

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

本一卷今刪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戒疏四卷

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二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

尼義鈔三卷巨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

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

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十三卷

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内典錄十卷

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

改總章

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
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
言化之耶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
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
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衆愕
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
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
道觀栢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
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
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寬而必錄自
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
罪制

改咸亨

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
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今
野有頊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
之善慶勅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
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教門也
改上元

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
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闢七種相不逮如來後
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
名惠能自遠來來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
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
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
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
將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
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

莫音

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
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
遣惹塵埃祖曰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為曰給曰後
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
在碓坊聞偈乃問同侶此誰為之同侶告以和上將
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為能曰美則美矣
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
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似拂塵埃祖復見此默
念必能之所為曰故為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

通華一三卷
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
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曰緣隨機大小而引化
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為教門然以微妙祕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
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屆于此土得可祖承襲以
至于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
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曰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
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
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

逢懷且
止遇會
即藏

引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
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
南邁眾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眾疑之曰致問
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眾意
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
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窈塔于
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未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
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
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

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為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畧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我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曰託質周氏無父

遲利

昇必至

丙子

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昇以大法噫吾祖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曰尔來何為利曰求禮觀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咒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咒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咒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咒靈驗特異祕之禁

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
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從
耶舍瞿沙等道為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
之曰使西國有詔敦請

己卯

改調露

庚辰

改永隆

辛巳

改開曜

壬午

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御
製畫像普勅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豐碩長

龔
訢質涉

八尺氣槩万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
者龔訢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弥篤嘗
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南山宣律
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
甚不為礼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
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迹增敬
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伽師地唯識宗而
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
相顯理宗謂之慈恩教

道華一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未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今太

子顯即位

法師玄暉卒暉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及古今畜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目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天明年七月沙門十

輩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甲申

中宗顯改元嗣聖二月改文明正月立常玄禎何不

可二月天后廢上為廬陵王立其弟

則天武后嬰改元光宅父云順聖嬰并州文水人也

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為后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為昭儀進号宸如帝崩后攝政立諸武為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狄梁公

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巳崩于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

改垂拱○制母齊縗古者母已暮年而已喪服篇云

通載十二卷
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制蕃
年祀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
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丙戌

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貞觀五年
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天
皇永徽三年宣問無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
三年下詔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
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功
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而
有三層下設四方中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鍊為

槽二十四步為辟雍之水造舟為梁以通道路與前
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垂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州
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
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為休應
故名曰慶山

改永昌

庚寅

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此
○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延載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聞于
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
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實義難
提此云李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
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復禮等翻
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至聖曆二年十
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開示華嚴

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
空久之萬眾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
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
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同
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以不
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
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天嘆羨久
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為老安國師

丙申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戊戌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妣玄宗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狹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義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義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

乃旋也

己亥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庚子改久視○十月復夏正

詔斂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觀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技殫於綴嚴壞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克痛切肌膚不辭捶楚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

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
彼我皆託佛法掛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尤多
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
物業水磴莊園富有其多不知馱斃逃丁碎罪駢集
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
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筭及三維浪
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
有勤主之功况壯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
所未堪伏惟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為名
乎雖斂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
層尚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
悲為主普濟群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
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
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
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
天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
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
者所為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濟群品為心詎以
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臣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

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
泥矣

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
覺知為義回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
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教弘檀願壯其
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為住相布施
非寂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
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

經中受持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
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
寺極治之金以為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
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
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
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螿動盈巨
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
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歐莫役勞
筋苦骨單食馱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
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

疹忍

粥六

役僧及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尤多州縣徵輸星火
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
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未
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
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
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
勤於住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
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
危苦滅諸相崇無為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
理為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

廷珪賜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至華嚴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
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
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
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拍殿隅金師子為曉譬之至所
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由是
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
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
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為僧凡藏落髮受

金師子
章操起

具皆則一大特旨又嘗為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果普容無盡之旨藏沒消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壬寅

○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諫曰臣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羣生非假修崇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濟辦且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糶糧

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与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礼祀

巳巳

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傑諫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五王以兵誅

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于上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老君為玄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五十五奉相王旦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刺密諦齋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

臨六祖御札

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
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
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
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
當須坐禪集定若不曰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
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
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

薛簡問心要

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
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
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惠暗况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惠照破煩惱生死憑
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惠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
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
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
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
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札辭歸闕表上師語帝咨羨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丙午

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誤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解買下

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為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叅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

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
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
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
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
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
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
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
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
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

華去
声

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惠之後一
切皆如特奉楞伽述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
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跌坐觀君有興上
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壯面
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
之拜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台每帝王
分座后妃臨席鴛鴦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礪故
對默而心降時訖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普霑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公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
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

兩京法
主三帝
國師

診止
忍

贈駢

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聞名鄉表德非擬局默誼輦長懷七坐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跏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午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膈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嶺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吊哀王侯歸賙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恤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

天子出
龍門法
金觀

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三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夙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觀登高駐蹕目盡廻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旛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亥生鬼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內造塔寺尊重速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造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洋溢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

通載十二卷
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回坐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
珍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曰存沒如
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求戀宗極痛慈舟
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
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
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
慰其心銘曰額珠內隱匪拍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
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
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
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重善衆為父為師露清執

惱光射昏疑異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
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
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軌及徵君
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
敬古未之有

丁未
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給二美人
奉事未幾忽求闕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曰第
穴堂前地可得也既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
國公圖形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

歸曰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為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在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華上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

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永式令齊班並集云

詔僧道
各行並
集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戶偃身而寐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昇尸林中果野火至闔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實義難提至帝降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戊申

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木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薦福

寺明年京畿旱有自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即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穎芬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濕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曰宿州民賀跋氏捨所

通車十一卷
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曰以為寺額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巳酉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曰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于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經紀德政律藏異芳傳芳像教曰而光盛時以為榮焉八月乙卯以高宗舊弟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曰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

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初中書陸象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庚戌

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常安石賁詔起嵩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剡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曰出所撰太衍玄圖并義決崇

通車一
四
覽之大驚曰與談其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
由此知名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
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
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聞僧於庭中
布算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
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
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
遽趨入再集咨求其法彼盡授與之遂洞曆象陰陽
推步之學回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參決禪門宗旨及
遁當陽山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

不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金堂縣文殊庵比丘玉庭 德明
施衣資助刊第十二卷流通者

佛祖麻代通載卷第十三

唐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庚戌

睿宗旦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為帝者七年而廢封相王壽五

十五立隆基為太子任宗環姬崇為政帝妹太平公主恃功專橫在位三年

壬子

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

七月傳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

陽人父行瑄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

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

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

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
母以為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
衣法今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
于南海及返曹溪雨大法雨一日示眾曰諸善知識各
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
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
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
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
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
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

直心不動道場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三三昧
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
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
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
者定證妙果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
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
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
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
示眾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女等說法不付其衣
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

六祖傳

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珍重即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于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剎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

埒龍

相埒及忍卒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關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貞矧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癸丑

玄宗隆基改開元

睿宗第三子廢楊貴妃為道士曰太真帝初用姚崇宋璟為相治平

晚年耽酒淫佚將致亂幾致亡國

用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為

上元元年崩葬泰陵

甲寅

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卅歲

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策禪
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
乎師曰体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乃具
威儀參礼湏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
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今別祖曰
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
誰當今別曰今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

乙卯

一行禪
師赴詔

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
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盛傳于世
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當陽山起
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之有旨安置光
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
穆公主出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遣行諫以
為高宗末年唯有二女所以特加優礼而太平竟以
驕倨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
礼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
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

驚異碩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
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
為天師焉

丙辰

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峨
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厲聲
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
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
哉珪曰吾本不生一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
汝等汝能壞空幽一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
况汝不能焉能生一殺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

珪與岳
帝受戒

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惠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奚
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願為門
弟子珪即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
不尔即曰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媿乎神曰亦娶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
神曰無乏我也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
淫不供而禍善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
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曰非謂此

辟
去聲
五能
不能

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不遭酒敗乎曰
能曰如上是為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
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
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竟寂
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
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是謂無心而已無
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
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汝神通則
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辟席曰
可得聞乎珪曰汝能度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

弗能也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
能也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
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
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
三不能也然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
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
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
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
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
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

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信心不信心等
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
然者師曰吾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隲
叛佛耶第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障莽然
無樹北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
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
礼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
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夕果有
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眾曰
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北山之松盡移東嶺

神移樹
於東山

森然行植焉師誠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者為口
實人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戒得
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荆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
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
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
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孔
孟之教嚮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
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
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

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
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帝夢梵
僧謁見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一夕
夢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工授
以形段圖于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
僧也竦然異之館于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札欽重
其後秋旱帝庶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雨畏
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恐異物帝再遣諭台
人苦秋暑雖暴風疾雨適足快意思諾之有司設壇
儀華綵光麗畏笑曰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

詔無畏
祈雨

詔師
祈晴

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語百餘番即有微物如蚪
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
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
練自講堂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雷詔使趨入奏御
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民悚懼彌
日而息又嘗霖霪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媪五
軀向之作梵語若斥罵者即刻而靈其神驗類如此
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藏毗盧遮那蘇息
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參預其
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還帝堅

留不許

宋相禮
祖獲瑞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祀祖塔誓曰弟子願畢
世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氣氤襲
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徧一寺之內璟忻躍而去未幾
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朝廷以麟德曆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政撰新
曆行受詔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
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
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大初曆
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

愔
滯

壬戌

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數家之謬閱之
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
無黃道儀表請荆置之制可

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十卷銓次
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為
定數

癸亥

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
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
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

一行製
黃道儀

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令度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地中略施輪軸閔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郭行妻感取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將喪自言

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甲子五

沙門牛雲者少不惠曰詣臺山礼文殊初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聖求聰惠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尔往見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其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礼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前身盖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宵中有淤肉在當為女鑿去之曰戒雲閉目無輒開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鑿鋤其胸然不甚楚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現身為文殊

通載十三卷
十一
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竟雲喜躍作礼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總持辨悟為時導師以夙日故牛雲稱焉

丙寅

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于揚州奉僧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于時律師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毗盧遮那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群臣皆以次稟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日本始有律

丁卯

三藏菩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德之盛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咄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
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
無生法得脫此處當生天上特來札謝師曰是汝本
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其等
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
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
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
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
衆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
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

難湊伊語脉豐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
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
禮即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
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
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
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
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
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
非和上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
道將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

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
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
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師後不知終

是年十一月己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寺舊唐史
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床竹窓氣象蕭索及
旦行以疾聞帝遣中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
所夢冥合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
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行疾革帝
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哭之哀
甚輟朝三日有詔傷悼聽停龕三七日與中外瞻禮

革訖

帝哀輟
朝三日

媪
老

行容自如生而鬢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于石出內
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帝嘗從容
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
終吉帝驚問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
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
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媪素供行而媪一子坐殺
人將之刑媪悲泣請救行怜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雉
豕七行日截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呪之七日北斗盡
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之帝密以

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善慈心
降一切魔若賜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
媪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
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二十
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長曆三卷釋氏系錄
大衍玄圖心機算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詩六
壬髓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
里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卷並見
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官陳玄景等編次
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

所帝為駐蹕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
五十疋令蒔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官歐陽
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
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
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
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書張說
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
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文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
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
不連譬身瘡痛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子皆汚祿

痛
靴

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略有假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吾釋之盛莫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奉異方之教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鄰子之賢返不若江人黃人得書于經豈亦老氏不足取哉

郊徒

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頽脫塵表者於刑政何與焉耳其不參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微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閔八百年之讖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為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緼天地貫幽明歷數百年而其術益驗果聖與賢耶善弗得而知矣

緼問紆

己巳

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用大衍曆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嘗謫岳州而詩

經意

益悽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
著石刻般若心經序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
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
是玄通知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
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
故定之與惠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
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
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
洒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
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

法池二
法堂記

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
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蓋并序曰法池西
三歸院二法堂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
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
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
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颯
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
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
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
如來教剏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涖祐七相將與

婉委

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蒼曰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惠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壬申

定五服制

衰初

縗回

總麻

是歲定五服制蓋自古至天后請母三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衆議紛然自是鄉士之家孝服有異今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禮勅下依行五服礼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截其心為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禪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斬服以縗麻臣孝于君亦尔二暮年服十三個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總麻三月三從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八月壬申朔三藏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逝矣至時遙毗盧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于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于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弥空斯瀕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躡游鴈門不允遂迂薦福寺為人語默興居容止凝粹喜愠不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

新像開眸即雨

斬髮

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竒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為勝已不空曰求瑜伽五部智示之許不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吾何斬髮即授以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魏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賈

旛花迎之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大智禪師
葬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製碑初神
秀雖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欽重而未嘗聚徒開
堂傳法至義福普寂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
仰之

癸酉

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自言數百
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今復見之帝聞遣中
書侍郎徐嶠賁書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
疑之時邢和璞者善筭能知人壽天帝令筭果懵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與之密

堇渠
古

齒墮
復生

坐今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堇汁無苦者真
竒士會天寒以堇汁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頤左
右曰非佳酒也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黑命左右取
鐵如意擊齒墮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之齒復粲
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
懇辭歸山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
造高尚深入窈冥早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
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
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其年果入
恒山後不知終

乙亥

二十三年三歲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李
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歲其全身畏
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
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荼國演遮那經
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金字各尋丈排
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駝負經沒水畏懼共
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
堅至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
類此

龍官請
講法

是歲三歲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

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
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
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
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
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
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
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灾釋患而已其
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
謂羅漢法者正么膺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

膺
波

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
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
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
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教聖
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
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
之皆如其言曰以問傅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邪
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弈弈初無
所覺湏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此恐
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

僵
良居

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
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
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
僵死雖見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
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瞻諸公其
肯坐視絕域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
傅弈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
之恐害其生况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
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

戊寅

○始建置州學

見回向寺於雲中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咸無得焉一日道逢一僧送而問曰託置袈裟今成未秀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裹糧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山行二日至深絕處所見唯雲物掩苒崑洞崎嶇進遇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出火炷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剝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上漸聞午梵清圓鍾磬交作湏臾望見其寺有額曰回向其僧即趨而入命閤者授秀館曰具儀謁上方

玉簫獻上

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俄頃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即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曰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為辭帝吹玉簫楊妃起舞舞懽甚疑飄搖而仙去

己卯

○封孔子文宣王

衣袞冕南面十哲坐圖七十二賢庶辨

庚辰

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
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為大賢館之齋
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栢葉餅如七大者一枚終日濡
毫臨帟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迂馬氏古佛堂側築
土室以居盡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
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曰吾將著論釋
華嚴經能為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
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
即安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
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為也長者著論之夕心窮

注華嚴
合論

躩
典蘇

玄奧口出白光以代燈燭于時忽有二子容華絕
世皆可笄年衣布衣俱以白巾幪首曰為長者汲泉
炷香奉帟墨每於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
畢徹器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
遂滅迹不見長者美鬚髯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
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躩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
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
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
遣之即於是夕烟雲凝布崑崙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
哀啜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

四

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決疑
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科釋略及緣生解迷
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偈贊
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始
獲之遂行于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也姓劉氏
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
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
弥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

級
立訖

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
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
尚不師曰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
多一麟足矣他日又聞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
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
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
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詳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和尚處下
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与汝个鉢斧子住山遷至彼
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

石頭通
南岳書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劫沈輪不慕諸聖
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遷曰信亦
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便云去時
蒙和上許鉏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
頭即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寮門人咸尊為七
祖焉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
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
盡以道授之秀入京曰薦與則天得度為僧秀歿天
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

神秀統其法眾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都城居止
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
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
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勅賜號大照禪師葬日河東尹
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
送市易幾廢

壬午 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
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為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之晚
為李林甫所抑鬱鬱不得逞至是預為墓誌曰天寶

預為墓誌

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歸間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上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其月某日葬于太照和上塔次之西祀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為飾初挺之師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葬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癸未

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曰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略垂

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傍水無所用心揚再拜師曰天使休礼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曰佛曰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跪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勅庭光賫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

詔兩街名僧

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曰心有何得言無
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曰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
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
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
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
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
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
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
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
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
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
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眾莫不稱善而罷

甲申
號年白
載

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正甫製其
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
膺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
寬懷暉感塵劫遷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
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
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演教于此
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今為二宗不階

安
康
即
金
州
也

褻
列

嘿
觀
止
水
聞
空
中
囑

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
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曰冢安康即為
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
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曰而願
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平
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律梁侯子而大既
應付囑尔盍勉之乃深割愛線亟從剃落以荆土律
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
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
稽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

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
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焉躋其堂室者又
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
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
有衍方寸弥大千同焉而友暢異焉而脗合同受祕
印曰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
託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曰以為號或微
言析理辨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
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影附風動川至
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

德弘教鍾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
心燈共鎮國士乃追瓊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
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乙酉 ○立楊太真為貴妃矣。道士吳筠是年詔見于大
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
餘徒喪紙扎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
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
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
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還山下詔為立道館
後徙茅山由會稽剡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

文深詆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游
大惡筠所為曰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邕著翻迷論以
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
塵外摩尼論中師子

丙戌 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
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為帝灌頂賜
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以術得幸有旨令與
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
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饒力不

三藏驗
羅思遠

持呪木
神自立

丁亥

辛卯

壬辰

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舉手
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祈禱必張綉座
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眾環視必見其
神目吻瞬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焉

是年鳳凰現

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其
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
赴哀泣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
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州伯邑
宰執喪
之禮

日四眾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象法也州
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
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
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登原風雨如掃慈
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人法鏡法
海親奉微言繕崇龕座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
翰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
都督梁昇故潤州刺史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
賞故御史中丞李舟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
道於徑山猶樂丘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

通車一三五
三二
弥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
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况乎傳信
其文曰濁金清鏡在尔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
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唯
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
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為性本非垢云
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内光無盡萬境同如甘
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
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曰緣吉
祥致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

月常圓

癸巳

詔天
王祠

甲午

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
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
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
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
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師
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
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顛
顛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

通載十三卷
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曰以為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梵率親近弥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絃掬泉而齋如繒纒之温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妄習為曰眾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龍中吐芙蓉鄭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為心本尔等師之言訖而逝

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辨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略曰禪師誨人匪勅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足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廈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礼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名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教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道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

梁肅著
天台法
門議

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
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
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
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
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
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或
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
持成實唯識之類今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
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
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

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巨反身口之事蕩而無
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
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
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
大舜之休相蒼龍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
三種止觀成一事之曰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
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
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
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

抗折百
家昭示
三藏

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
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
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
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
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
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
之類以為斯言且不逞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
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
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
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

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
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刺血書
徑感應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
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其母至京師母巨廬墓
側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弥日而息
食不益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娘
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
何嫌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
數日漏泫能食乃止家苦貧求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

與評

飢或日一爨嗜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瑄每見德秀
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
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
唯枕履簞瓢而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日子哭過哀
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
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斂溺喜愛可惡者大
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
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
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誠荒媻貪佞綺
紈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蓋唐史特設此題
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已之操及其弟元
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真唐史數千人中遂蘄然
傑出顧不羨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數
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弥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
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
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
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
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
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

名教然君子百行殊塗同歸奚必斬斬然以儒釋
歎哉

乙未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十一月反兵十五萬發范陽陷東都

丙申

肅宗亨改至德元載玄宗第三子祿山反玄宗幸蜀
權立太子於鳳翔曰即位李必

為相郭子儀李光弼為平安祿山史思明
之亂帝年五十二崩葬建陵在位七年

閩州斬
登像陝
西人頭
墮

五月逆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蜀
之初有守臣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閩守有畫像
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劍斬像首其
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及是駕至成
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合當歸之讖於是洗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旬日諸鎮節

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瑄為相兼元帥討賊未幾

為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剡或言宜憑福祿帝納之

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

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闡白

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

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

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真帝所見僧也既

而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丁酉

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弑祿山而自立九月

僧道納錢請牒自此始

戊戌

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誦讚唄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宇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嶽各建寺妙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帙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足

去地天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巳亥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黨子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垂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

何是十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忠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荅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曰日夕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荅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曰見

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貪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凝心玄台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

詔天下
立放生
池碑

虓
虛
交
閼
濫

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
鞏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邦胥悅克已而天下歸
仁恩信侷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
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
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
嶺南河南之師虓閼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
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除
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
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
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

黔
其
淹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
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
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
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延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
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
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
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
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泊鳥獸魚鱉咸若古之
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
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總致銜珠之荅雖流水救

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衿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翳歸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寔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庚子

改上元

辛丑

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與弟縉皆萬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崗歌湖竹里館柳浪茭葭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酌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祠

泝贈

壬寅

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謂真如曰中國有灾

侁
所臻

鞞
巨達胡

屬
音燭

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侁奉表獻于朝
 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闊二寸二曰玉鷄
 毛文悉備三曰穀璧徑六寸粟粒四曰西王母環二
 枚徑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光六曰如意珠形如脚七
 曰紅鞞鞞大如粟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二寸九曰玉玦環如
 其四一曰玉印物則鹿形著以印十一曰皇后採乘
 鈎長六寸形如箸屈其十二曰雷公斧長二寸十三
 曰史失名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
 定國寶帝以獻自楚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
 原有灾宜以崇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

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及
 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十四日而崩年五十
 四皇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助緣比丘

廣譚 行遠 如朗 智才 恒玉 清潭

洪景 廣詔 廣課 圓常 祖定

善人 朱福興 李福興 聞礼 沙整

王大官人 金忠 蘭整 陳信

